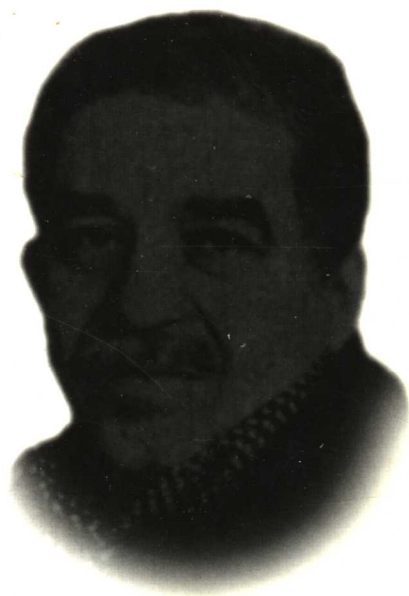


川端康成 马尔克斯



=534

世 界 巨 人 百 传

世界巨人百传

SHI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
海天出版社

川端康成

(1899—1972)

杨国华 编著

总 序

文学卷主编 朱宪生

人类历史的长廊中，画卷如林，美不胜收，最绚丽多彩的是文学家描画出来的；世界文学的宝库里，奇珍异宝，琳琅满目，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师们创造出来的。

这些著名的文学大师就是我们这套传记丛书的主人公。他们卓越的艺术成就，他们感人的奋斗历程，他们执著的探索精神，他们高尚的品格风貌，还有他们笔下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都在丛书里得到全面的生动的展现。

文学是一项神圣的事业，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千百年来，人们总在惊叹，总在追问，为什么文学会有这样崇高的力量？文学家会有如此迷人的魅力？

文学是社会的神经。从世界文学史上大量的事实看，时代的风云变幻，社会的动荡起伏，人们的喜怒哀乐，总是要先在文学中得到反映和表现。文学是社会气候的晴雨表。要了解一个社会，不了解这个社会的文学是不可能的。列宁多次说过，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文学是“社会的百科全书”。恩格斯认为人们在巴尔扎

克的作品中所学到的经济知识，要比从专门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全部著作合拢起来还要多。阅读文学作品，也就是在阅读社会。

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一般说来，文学大师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师，除了他们的文学天才外，也在于他们拥有先进的思想和高尚的情操。文学大师们在批判不合理的社会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塑造出“当代英雄”的形象。这些典型人物，也许还免不了时代的局限，但他们追求真理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激励和教育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文学的审美作用。人们阅读文学作品，一般不是去为了接受教育。而文学作品却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动人的情感力量使读者感受到愉悦，得到高度的艺术享受，与此同时，高尚的情操和美好的情感便潜移默化地渗透进读者的心中，从而对灵魂产生一种“净化”作用。文学之所以比其他人文学科门类（如政治、哲学、历史等）更具魅力，更受到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欢迎，其原因正在于此。

青少年朋友们，愿这套丛书能把你们带入到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了解到世界文学名家名著，了解到文学大师的奋斗道路，了解到他们创作的喜悦和艰辛，了解到人生的意义和真谛，为你们的健康成长增添一份精神力量。

我以为艺术家不是在一代人就可以造就出来的。先祖的血脉经过几代人继承下来，才能绽出一朵花。

创造世界文化，也就是创造民族文化；创造民族文化，也应该是创造世界文化。

艺术必须富有永恒不朽的灵魂。

——川端康成

前 言

川端康成是继印度诗人泰戈尔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作家。

《伊豆的舞女》、《雪国》、《古都》、《千只鹤》是他的代表作。这些作品“以敏锐的感觉，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心灵的精髓”。

川端康成早期以“新感觉派”骁将的姿态活跃于日本文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掀起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以横光利一、川端康成为代表的日本年轻作家，向西方学习，革新文艺，创立了“新感觉派”，为日本文坛带来了活气。“新感觉派”不仅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促使中国也诞生了“新感觉派小说”。

然而，川端康成更多地保持了日本文学传统。诚如他自己所言：“我接受西方近代文学的洗礼，自己也进行过模仿的尝试，但我的根基是东方人，从十五岁前开始，我就没有迷失自己的方向。”日本学者深田久弥说：“川端康成的作品富于文章所有的微妙、敏感和魅力，是具有我国文章所具

有的最美最纯的一个典型。”中国著名作家刘白羽称赞川端“创造了具有日本美、东方美的艺术”，“川端心灵中蕴藏着日本古文化之美有多么深，多么厚”！

文学作品唯一的正统领地是美，美的最高表现形式是悲。川端康成出色地将悲与美糅合在一起，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川端的作品抒情色彩浓厚。“风、花、雪、月”、“山川草木”，大自然的一切都能引起人物纤细、微妙的感情变化，达到情景交融、物我一体的美妙境界。川端认为要感受丰富的自然美，就必须有一颗清澈的心。忘掉“我”，确立“无”。这个“无”，不是西方的虚无，而是“万物自由往来的天空，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心灵的宇宙”。

“川端文学既保持了日本的传统，又伴随有现代的、新的火般敏锐的感觉。这种火焰还在炽热地燃烧着，正像古典作品永远保持着它诞生时代的新鲜感并永久流传下去那样。”

立中本土，大胆吸收外来文化养料，努力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就是川端康成所走过的道路，这是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成功之路。“创造世界文化，也就是创造民族文化；创造民族文化，也应该是创造世界文化”。

目 录

前 言	1
1 孤独少年	1
2 从小志向文学	7
3 清纯的初恋	16
4 关东大地震	24
5 新感觉派	32
6 伊豆的舞女	40
7 浅草红团	51
8 雪国	60
9 战火纷飞的年代	69
10 日本传统美	78
11 东京国际笔会	88
12 古都	98
13 诺贝尔文学奖	107
14 川端康成之死	116

1 孤独少年

大阪府天神庙香烟缭绕，钟声悠扬。淀川河昼夜不息地奔流。

1899年，亚洲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诞生在淀川河畔、天神庙旁的天满此花町。

川端康成的父亲荣吉毕业于东京医科学校，是个医生。他自己办医院，医术相当高明，而且对汉诗、汉文、绘画、写真也兴趣浓厚。但他身体虚弱，患有肺结核病。

川端出生第二年，父亲便与世长辞。弥留之际，川端的父亲留给康成的遗训是“保身”、“要忍耐”。留给川端的姐姐的则是“贞节”二字。

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川端回娘家。不料，川端的母亲，不久也染病身亡。川端不足三岁，先后失去双亲。由于年龄太小，父母没有给他留下具体印象。诚如川端在《参加葬礼的名人》中所言：“他们健在的情形，我也全无记忆了。”“我苦思冥想，也无法想像出来。”“从姨母处听说，举行父亲葬礼那天，我又哭又闹，不许在灵前敲钲，要把供灯熄灭，将灯油全倒在院子里……只有这一件事，竟莫名其妙地拨动我的心弦。”

母亲死后，川端由祖父母抚养，姐姐芳子则寄养在伯母家里。祖父母中年丧子，对孙儿川端百般宠爱。吃饭时，川

端自己不动手,要祖母喂小鸡般喂着吃。祖父见了,明知不好,但只当没看见,一走了之。川端不爱吃菜籽油烧的菜,一吃就吐,但又爱吃荷包蛋。于是祖母就小心翼翼地烧得他闻不到菜油味道,让他吃。小时候,川端非常任性,常常惹祖父发火。有一回,不知为什么,祖父特别生气,抓起长方形火盆上的铁壶追赶他,开水滴滴答答地洒落在地上。可祖父双目失明,什么也看不见。祖母见状,慌忙护住川端,祖父一边哭,一边用铁壶打,祖母痛苦地忍受着。祖父还以为是打在川端身上呢。祖父母为了这个淘气的小孙子,心都操碎了。直到上小学之前,川端“除了祖父母之外,简直就不知道还存在着一个人世间”,他在两个老人的溺爱中长大。

1906年,川端进丰川村小学读书。由于他从小生活在两个老人之间,十分怕见生人。在入学仪式上,川端竟害怕得哭起来。他害怕上学,常以生病为借口不去学校。那时各村小学生习惯于比赛出席率,一般是全村学生聚齐了一块儿去学校。大家见川端沿来,就找上门去。祖父母见小朋友们来了,就把窗户、挡雨板关得严严实实,把川端藏匿起来。学童们大喊大叫,但川端“千呼万唤不出来”,眼见要迟到了,学童们才向学校奔去。

不过,川端害怕上学的日子并不长。后来他渐渐习惯学校生活了。祖母刚松一口气,就与世长辞了。那天,祖母说脚冷,幼小的川端懂事地替她穿上袜子,盖好被子。不久,祖母就无声无息地走了。川端后来回忆道:“我的祖母为了抚养我备尝艰辛,我只是在她去世这天才侍候过她一

次。幼小的心灵也觉得奇怪，孩子自我本位的良心也觉得安然许多，对于祖母之死，好像也能承受了。”“举行祖母葬礼那年，我已上小学。祖母同祖父两人抚育我这个孱弱的孙子，好容易才熬到送孙子上学，刚松一口气，她却猝然长逝了。举行葬礼那天，倾盆大雨，我由经常进出我家的一个汉子背着去墓地。十二岁的姐姐穿着白衣，也由大人背着，在我前面登上了红土的山路。”

祖母死后三年，姐姐芳子夭折了。”

川端的姐姐去世后，川端与年迈的祖母相依为命。祖父成了川端唯一的亲人。

川端的祖父三八郎，据川端回忆，说他一生不得志。他所经营的事业全都归于失败。几个子女都先他而死。他又聋又瞎，孤苦伶仃。“哭着过日子”成了祖父的口头禅。

其实，三八郎年轻时，兴趣广泛，从事过各种事业。种茶、制凉粉、制药、替人看病等无所不能。他对汉医尤其精通。有一年，村里人家家家户户患赤痢，弄得全村鸡犬不宁。医院治不了这些病人，村里人心急如焚。结果服了三八郎自己配制的中药，一个个都保住了性命。在村里人眼里，三八郎俨然是个“神医”。

川端与眼瞎耳背的祖父生活在一起，常常相对无言。川端在《致父母的信》中回忆道：“多年来，我时不时地仔细端详双目失明的祖父的脸，简直好像凝望照片和人头画一样。对方看不见我，所以我可以长久地盯视着对方。我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我是祖父抚育的孩子，在家里非常任性，祖父气得直打哆嗦。我带着赔不是的目光流着泪水，眼

睛直勾勾地望着祖父的脸。祖父看不见我的眼泪，依然怒气冲冲。我知道祖父看不见我，也就不觉得流泪是难为情的了。……我有直勾勾盯视人脸的毛病。这种毛病说不定是同盲人单独在一起生活了多年所养成的吧。”

寂寞无聊时，川端就一个人去山边，长久地眺望风景。有时天不亮就溜出家门，去山上看书；有时凝视村头农田；有时爬在树上玩耍……总是独自一人，十分孤独。

有一段时间，川端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一个小朋友家里去玩：“祖父健在时，我几乎每晚都不在家中。不知怎的吃过晚饭，室内昏暗下来，我就仿佛被一种无法形容的寂寞感驱赶着，总是心神不安。把祖父独自留在家里吧，又觉得过意不去。我直视着祖父的脸，无计可施，实在难受之极。‘爷爷，我可以玩一会儿吗？’‘嗯，去吧。’祖父高兴地微笑着说。这样一来，他反而显得更加寂寞了。老人细小而高昂的声音，显得异常悲凉与凄切。我到了外面，如释重负，身躯也变得灵巧起来，一溜烟地跑开了。友人家里很温暖，我就越发惦记着孤苦伶仃的祖父，越发兴奋不起来，后悔不该把祖父一人扔在家里。可是，第二天晚上，我又重复前一天的话：‘爷爷，我可以玩一会儿吗？’”

患白内障、已双目失明的祖父病重以后，卧床不起，生活难以自理，常常呻吟不已。川端当时正在读中学。他上学回家后，常常要细心照料躺在床上不动的祖父。他不仅要熬药做饭，还要端水端饭到床前。每当他听到祖父那难以忍受的痛苦呼喊声，就心疼得潸潸泪下。一种寂寥和悲伤的情感萦绕着他的心头。

川端的祖父三八郎于1914年5月25日半夜去世。祖父逝世当晚正好是昭宪皇太后大葬之日。按规定,川端必须去学校参加遥拜典礼。但川端犹豫不决,怕祖父出事。祖父知道后说:“这是日本国民应尽的义务,去吧!”

为了赶上八点开始的遥拜仪式,川端急忙赶路,可是跑不了几步,木屐的带子断了。他觉得不是好兆头,垂头丧气地返回家来。照料祖父的邻居美代说:“这是迷信,换一双走吧。”在美代的鼓励下,川端才又匆匆去学校。遥拜仪式一结束,川端脱下木屐,赤着脚,一口气跑了一里半路,跑回家来。“爷爷,爷爷,我回来了!”“是吗,还早呐!”爷爷口齿不清地说,大颗眼泪滴了下来。子夜时分,祖父闭上眼睛,永远地离开了川端。

葬礼那天,许多人来吊唁。在繁忙的接待中,川端突然流鼻血了。他用腰带的一端把鼻孔堵住,飞快跑到别人看不见的树荫底下,仰卧在一块巨石上,等待鼻孔止血。这是川端头一次流鼻血。“这鼻血告诉了我:那是由于祖父亡故,我心灵受到创伤。”

祖父死后第三天,川端第一次有了自己安静的时间。一静下来,“一种无依无靠的悲凉思绪隐隐约约地涌上了心头”。

火葬那天,川端又开始流鼻血。“这次血流不止,半条带子和我的手都沾满了鲜血”。他扔下捡拾骨灰的竹筷,解开腰带,用带的一端堵住鼻孔,一溜烟地登上山去,躲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祖父死后,川端常常流鼻血。他的心恐怕也在流血吧。

从此,川端再也没有一个亲人了,成了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孤儿。

村里人对川端——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没有至亲骨肉的孤儿,十分同情:“在给祖父送殡时,夸张点儿说,全村五十家都因可怜我而掉泪。送葬的队伍从村中经过,我走在祖父棺木的正前方,每当我走过一个十字路口时,站在十字路口的那些妇女便哭出声来,总听见她们说:‘真可怜啊,可怜啊!’”

川端在还不懂得悲伤的时候,亲人就接二连三地死去了。当最后一个亲人离开他的时候,他才开始感到“心灵的创痛”。川端说:“我完全是一个与伤感结下不解之缘的少年。”

孤儿生活对川端的艺术创作产生极大影响。《十六岁的日记》、《油》、《孤儿的感情》、《送葬的名人》、《写给父母亲的信》、《母亲》、《父亲的名字》、《殉情》等,都是川端“孤儿情结”的产物。在这些作品中,常常反复出现生身父母的情景。那情景不是真实的,而是臆想的。对川端来说,世界是一个梦。这是孤儿生活所赋予他的人生哲学。川端的童年没有幸福,没有欢乐,没有温馨的家庭。这种寂寞的生活形成了川端康成孤僻、内向的性格和感觉敏锐、直觉能力强的气质。

2 从小志向文学

川端祖父三八郎爱好绘画,有名作传世。川端父亲受三八郎影响,也曾学过书画。受家庭影响,小学时代,川端喜欢绘画。祖父鼓励他长大后当画家。川端在《少年》中回忆道:“小学生时代,祖父听了狩野元信等人的话,劝我当画家,我也有这样的打算。”但后来川端改变了主意,想当小说家。他说:“上初中二三年级时,自己就向祖父提出想当小说家,祖父觉得这也好,就同意了。”

川端在上小学之前,已能读简易读物了。上学以后,每天一放学就爬上院子里的大树,坐在树枝上静静地看小人书。读小学高年级时,他是学校图书馆的常客,一本又一本地阅读武侠奇谈小说。

1912年,川端十三岁,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入大阪府立茨木中学。进了中学以后,川端更喜欢读文学作品了,甚至上课也偷偷看课外读物。各门功课中,他的国文成绩最佳。据川端小学时代同学岸本伊太郎回忆,川端的作文是班上最出色的。国文老师常常表扬川端,说他的作文超过高年级同学。

川端初中时代,正是日本近代文学蒸蒸日上时期。各种文学流派纷纷登台。尤其是新思潮派芥川龙之介的创作

对年轻人影响巨大。况且当时中学生杂志如《中学世界》、《学生》、《文章世界》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中学生投稿蔚然成风。川端的好多同学都是文学爱好者。

在这种风气下,川端康成除了如饥似渴阅读文艺杂志外,还开始学写新体诗、小小说。并以其父别号谷堂为书名结集成册,称《第一谷堂集》、《第二谷堂集》。前者收入三十二首新体诗,后者是他的作文集。川端还向一些杂志社投稿。但是,除了刊登两、三首俳句外,其余稿子均被退了回来。川端十分气馁。他在日记中说:“我正跋涉在所有年轻人的必由之路上,多么无聊啊!可是,要把自己的文章印成铅字的念头,总是在我的心中旋荡,而今我给《文章世界》、《中学世界》、《学生》等试投了两三次和歌诗稿,而那些作品是过十天以后连自己也不屑一顾的。总之,是自己天资笨拙。在追求文学的征途上,布满了黑暗的影子,也许我要变成一个为失意生活而哭泣的人吧!”

1916年,川端的同班同学清水正光写了一篇文章,为茨木镇唯一的小报《京阪新闻》采用。这件事对川端刺激极大,他穿上和服,踏着木屐,走访了京阪新闻社。一个大学毕业不久,姓小林的年轻记者,接待了川端,他亲切而又郑重地对川端说:“让我看看这些作品再说,如果合适的话,我会刊登的。”不久,川端的习作《H中尉》、《淡雪之夜》、《紫茶碗》、《电报》、《自由主义的道义》、《月见草开花之夕》等先后刊于《京阪新闻》。半年后,小林记者离开京阪新闻社。川